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鄉黨第十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內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也

又蕭錄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輔漢卿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

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治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窮高極遠馳心於無爲之際而於吾身之言動事物之倫理懵不加察焉則是異端之學豈聖人之道哉

蔡九峰曰士之修於家行於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

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王船山曰總論記聖人之言備矣而其見諸行事者尤必詳之蓋聖人盛德之充輝無不可以徵天理之流行而門弟子無微不察以見聖於藥膳亦可以為好學慎思者之益也夫辭氣容色之酬酢於朝廷鄉里君友民物以及夫衣服飲食之節皆天理之所昭著適得其當然者亦

人心之所同而無不可學而至謹小慎微正其身以養其心者學者之事也渾然一理從心所欲而面背四體一動一靜取精用物自應其節者聖人之神也乃學者無乎不察無乎不謹以勉學焉得其一而忘其一立其大而忽其小敬其小而忽其大急於循理則違乎人情偶一順情而遂乖乎天則即使動可免咎而拘迫矯强之意勝不能安行而有從容中道之樂夫豈人所不能知不能行哉而合聖人之德輝以觀之則未能知未能行者多矣此聖人之可學而不可學者矣盍亦求諸作聖之本乎

楊賓實曰鄉黨一篇見聖人之心純乎敬動合

乎義聲爲律身爲度所謂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以天道示教也

崔君玉紀曰鄉黨一篇朱子祇以節分不以章解蓋此篇總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五節以孔子二字領起所記多宗廟朝廷擯相聘享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子二字領起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之小者要皆非禮文所舊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矩也

方植之曰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善觀聖人者第於鄉黨閒居燕居一切時無不見聖人圓光全面祇是道合如此聖人便如此孟子

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有本者如是道理平鋪在世間但學者不能發督光尋察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朱子語類士毅錄問鄉黨恂恂侃侃之類曰此類解說甚易須以心體之真自見氣象始得

朱子論語或問問恂恂或以為誠信或以為溫恭何也曰以詩書訓詁攷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

金仁山曰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燕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

又加謹貌耳

黃薇香曰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朱子謂以詩書訓詁攷之恂恂宜爲信實案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之貌是與王注同也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是恂古本有作逡者逡有謙遜義與似不能言相貫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恂悛皆逡之假借字輔漢卿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凡人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即溫恭意也

劉楚楨曰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

作辯章史記作便章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辯辯同謂辯論之也

孫夏峰曰鄉黨是做人第一步宅日立朝廷交鄰國事上接下俱在此植基故記者以鄉黨先之

又曰似不能言便便言蓋不露穎於杖屨之嵜而獨伸說於廷白之地語默合宜

王船山曰宗廟之中大禮存焉朝廷之上大法昭焉正君子所有修明之責而與言者皆與聞國政可與論得失者也於此而不昌輒爲賢言矣夫子所以處之而咸宜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

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朱子語類賀孫録 問誾誾和悅而諍諍意如何曰和悅非一向放倒到合辨別處亦須辨別內不失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此字非祇說字義須想像此意思是如此

又廣録 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又不失己義理之正

秦咊經曰案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路門外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也鄭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云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其在朝廷便便言皆指

治事之朝而言也
劉杞楨曰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鏊曰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甚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為上於三卿中又

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翬曰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偁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似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

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

黃薇香曰後漢書袁安傳隸釋漢碑唐扶頌引經侃作衎孔注侃侃和樂貌明此假侃爲衎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閒齗齗如也索隱讀如論語誾誾孔注誾誾中正貌明此假誾爲齗也後漢書張酺傳酺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注誾誾忠正也待下易嚴待尊易貶古注以此爲舉所難朱子引說文用本字義也

劉楚楨曰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

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指
卿大夫而都一指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
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
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
有此容踧踖一曰跦踖廣雅釋訓跦踖敬畏也詩節
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蹵
然注蹵猶蹵踖也蹙蹵跦竝與踧同楚茨執爨踖踖
毛傳言爨竈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
敬恭貌即本馬注說文𧼯安行也與趣步與與也漢
書敘傳下長倩與與注引蘇林曰與行步安舒也義
皆可證

任翼聖曰朝廷言當明辨侃侃誾誾總是直但誾誾

直中有和不太剛爾侃侃誾誾合下道理自當如此聖人自然恰好若尊體統合機宜委曲以行道諸說俱非聖人意思

鹿伯順曰侃侃誾誾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以並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間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黃薇香曰依曲禮孔疏及諸書校攷之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九介侯伯七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

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彊半之數也
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
立當軹軹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
其侯伯去門七十步下車立當軹侯大行人所云朝
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去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衡
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而九介立在君
之北邐迤西北並東鄉而列主君出直闑東立當車
軫主君之立以西鄉賓之立必東鄉五等列侯逝南
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鄉使
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
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
己恐爲它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

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至次擯次擯繼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者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鄭君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

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遞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阼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江愼修曰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亦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三年春此數年皆亦諸侯來朝之事然則言賓不顧矣所謂

賓者何賓邪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𦍒它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它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它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𦍒享而有享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它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此記指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亦當時不能如禮也

劉楚楨曰北堂書鈔禮儀部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

也說文㒳引勃如句一作孛一作𧢲汗簡云𧢲見古
論語說文孛𣎵也人色亶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
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孛義同葢許言其形鄭言其
義也說文躩足躩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
辟也象舟之旋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
雅拜槃與般盤竝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
盛卽此注意書鈔禮儀部引鄭此注云躩如逡巡貌
逡巡亦盤辟之義
賓薇香曰朝用交擯聘用旅擯此言指所與立並用
交擯之禮劉端臨謂此記爲擯之事擯者擯聘客也
不必言來朝之諸侯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
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

邢江愼修云春秋時小聘曰問亦用交擯之禮也魯侯國擯者四人在門東西鄉立夫子揖右擯則右手揖左擯則左手推手爲揖傳命當用上揖推手稍下之一俛一仰故衣動動須整然有容儀皇疏引江熙說以襜如爲動貌又云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是動而整然有容儀者曰襜如也楚辭裳襜襜而含風兮王注襜襜搖動貌則襜爲動容與江說合

江愼修曰孔子爲擯大門外傳辭之時是以大夫爲承擯故傳命而入有揖右人之時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又曰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

攷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攝相則賈疏有明文也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非常者不能

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賓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之見左傳者成公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為進俗解趨進指入門入門時君與賓鴈行擯介皆隨後鴈行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為進門者

金仁山曰賓不顧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卽不回顧主人拜送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不顧也

黄薇香曰復命反命也聘禮賓介私覿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

劉楚楨曰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迴首曰顧賓退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

黄勉齋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

不踰矩也

孫夏峰曰一承君命即儼如對君惟恐己之失禮於君即吾君失禮於鄰國被命之初行禮之際禮畢之後一一摹畫成象成文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秦味經曰天子五門曰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曰庫雉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外朝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周禮小司寇朝士所掌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則御

之非常朝之處治朝在路門外周禮宰夫掌治朝之
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宰贊聽治有路鼓有屏有宁
乃亦曰常朝聽治處燕朝在路門內路寢之庭周禮
太僕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正公族公族朝於內朝
鄭康成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亦非常朝處治朝
又兼內外之名對外朝而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
視朝於內朝鄭康成謂外朝一內朝二是也對燕朝
而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
之是也路門當道設屏禮緯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爾
雅邢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在路門之
內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
西面曰朝孔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

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據此則天子諸侯雖有五門三門惟路門外有屏有宁非每門皆有之也至其朝儀周禮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逆蓋古者常朝惟在路寢門當宁而立三揖而退其禮甚簡聽政則在路寢之堂諸臣不從入有奏事然後因宰夫以入升路寢之堂論語過位升堂即此過位過當宁之位升堂升路寢之堂莅事則朝畢而退不用過位亦不用升堂朱子訓過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萬充宗謂禮器云

天子諸侯臺門臣知君門崇廣可即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益足證君門可以涖眾不必更有朝堂矣後世御門聽政即此意

江慎修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若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

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雉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覲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

又曰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

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內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不如此案此條言朝制分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並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

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過位時空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治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

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處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攷古人宮室之制又不善讀周禮太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以解惑

黃薇香曰以禮攷之臣入雉門行朝禮上記君在正是入雉門之事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之事此皆記

入公門指庫門而言魯庫門依天子皋門而爲之者皋之爲言高也詩曰皋門有伉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涖外朝之處重公門卽重外朝也

盧抱經曰鞠躬如也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此亦形容㒵當案廣雅𦑝躳謹敬也曹憲𦑝音邛六反躳音邛弓反儀禮聘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㒵謹之狀故可言如今𦑝躳二字廣雅皆譌寫賴有曹氏之音猶可攷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尚皆作鞠

窮張云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謂乎余意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唯匑字訓曲脊不云匑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蹋鞠也推窮也蓄也告也盈也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辭覆解

曹寅谷之升曰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鄭注棖門楔也孔疏以爲門之兩旁長木也又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即門橛也又橛謂之闑郭注門閫士冠禮席於門中闑西閾外鄭注闑橛也曲禮由闑

右李如圭云闑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
闑東其西曰闑西又柣謂之閾郭注閾門限左氏僖
二十二年傳不踰閾孔疏謂門下横木爲外內之限
也閾亦名梱曲禮外言不入於梱鄭注梱門限也又
士冠禮注閾閫也
秦味經曰門以向堂爲正故闑東爲右闑西爲左東
爲主位西爲賓位闑東主所出入闑西賓所出入曲
禮主人入門而右就東階賓入門而左就西階是也
臣子在本國則出入皆由闑東曲禮謂士大夫出入
君門由闑右𩔖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若聘於它
國則玉藻謂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公事聘享用
賓禮私事覿面從臣禮也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

由東扉之中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臣子
不敢當尊鄉黨立不中門出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
此東扉之中也兩君相見則賓由西扉之中臣爲賓
則否玉藻賓入不中門此西扉之中也至人臣出入
由闑右旣不敢當中卽當稍近闑而行陸稼書謂由
闑右卽拂闑之義甚允玉藻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
介拂棖盞大夫士與上介雁行於後不敢相沿乃兩
君相見之儀非常時出入之儀也
黃薇香曰儀禮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疏曰天子之
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
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此路寢之堂禮合
七等言降一等者見不待沒階也

曹寅谷曰過位之位屬君說復位之位屬臣說位自是燕朝中庭之位統據燕禮大射儀之位攷之孔子爲小司空就大夫位位庭中北面其進而爲大司寇也就卿位位阼階歬西面諸侯之朝以阼階歬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人臣降西階自西而之庭中則必趨自西階而之阼階之歬則亦必趨所謂忝就位也始則自位而攝齊以升於堂此則自堂而降階以復其位其言出降一等者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其時君猶未適小寢故曰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外朝非每日常朝之所故不書其自庫而雉而路門凡三入禮郎初由位及堂而過

而升而降且復自始至終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至也

汪雙池曰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此入公門以始入庫門言如不容所以形容其鞠躬之狀也然三門皆公門則入而鞠躬同矣　禮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然宅人行不中門夫子立亦不中門宅人立不履閾夫子行亦不履閾此當主雉門言然出入三門亦當不中門不履閾也　非遽出也將降階則自此出矣逞顏怡怡進抑退揚之意亦和衷之意也堂上不趨故沒階而後趨趨則兩手易張翼如則手容恭矣復其位復階下所立之位恐君有後命抑同列未皆出故復位以俟也降一等而怡怡君臣

之情浹也旣復位而踧踖君臣之禮恭也君在踧踖如也復位則仍向君故踧踖

胡伯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可知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亯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朱子語類必大錄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旣升堂納圭於君前卽不復執之以下所以祇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曹寅谷曰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眾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鄭注引周官曰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賈疏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璧琮瑑之而已案攷工玉人注瑑文飾也頫視也聘問也眾來曰頫特來曰聘然則聘圭是瑑圭非命圭也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論語言執圭正指行聘時禮非受命時也聘君用圭聘夫人用

璋旨君用璧旨夫人用琮尊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爲信也旨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朱注仍包咸執君之圭說嘗覺其誤而欲改之偶未遑耳

又曰執圭節正是行聘時禮案聘禮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

逆出賓出鄭注賓出聘事畢案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鄭氏曰皇自莊盛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則論語鞠躬如也在入門時上揖下授在升堂時足蹜蹜如有循在將授時此較然者聘禮畢行享禮所謂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者是也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賓告事畢於是賓私覿介亦私覿所謂賓奉束錦以請覿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是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私覿又可兼私面言之如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

注以私面卽私覿是也私獻己物亦以君命致之聘禮記所謂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也又曰及享發氣焉盈容敖氏曰聘時屏氣享時發氣又且盈容禮有重輕故敬亦有隆殺私覿愉愉焉賈公彥曰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私覿愉愉又舒於盈容也鄉黨此章全可據儀禮作證解

黃溦香曰聘禮於執圭行聘後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據是則享無圭用璧及庭實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無藉者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也有藉者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主敬尙質裼者禮貴和尙文故夫子有容色焉

禮也

又曰聘禮於旣行言後賓告公事畢奉束錦以請覿而擯者請禮賓乃先行禮賓事旣禮賓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入門右者私事自闑東不敢如聘言之入門左擯者辭請以客禮受賓乃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振幣授當東楹由是賓私覿後介又私覿禮畢而送賓矣聘禮記曰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覿後有私獻一節說者謂私覿之束錦乘馬公家所給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者聘禮又有賓私面於卿之禮鄭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葢公事之得伸私敬先王制禮曲中人情如此

汪雙池曰鞠躬身容也如不勝鞠躬之狀也上下手容也執玉升堂俯仰之閒不踰上下如揖如授則皆平衡而已勃色容也如戰色慎重之至見於顔色者蹜蹜足容也執玉不趨堂上不趨接武而行其步促狹又祇舉足之前而曳其踵所謂圈豚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故狀之曰如有循也　聘主於達誠是以圭璋特達主賓襲以將事所謂內心慎其獨者也故此時一主於誠敬中存其見於容貌者如此此執圭之容而賓非徒以執圭故也　享所以通二國之情而會同主詡故主賓裼以將事故曰發氣盈容所謂外心樂其發也不如是則畏葸而滋隕越矣　私覿禮皆卑約於聘享以非君事故也要之有暱就之意

故其發氣怡然所以遂己之私好及夫既覲而退主君送之門乃問君問大夫且勞賓及介則情好於是畢通其當愉愉亦可見矣

黄薇香曰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平衡謂與心平此朱子注所本也注既曰平衡又曰高卑文集所謂步趨之間微有高下也下如授者凡授物必稍低於心也上如揖者推手於胷為揖禮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引手者斂手至於胷推手者拱其手於胷周禮土揖時揖天揖謂推手稍下之為土揖推手小舉之為天揖推手平之曰時揖也

劉楚楨曰蹜蹜玉藻作踧踧說文縮下云一曰蹴也

跳與戲一字詩戲戲靡所騁鄭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鄭注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覿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汪雙池曰齊服元端元裳紺亦元也喪禮期而小祥則易功衰練衣黃裏縓緣縓茜同一入爲縓淺絳色也練衣以此爲緣反吉之漸也古者衣必有緣不以紺緅重之也不以緅緣遠嫌也爾雅七入爲緅則緅亦元也朱注本漢儒之舊必別有攷或名號互異不然則緅卽縓字之訛也

黃薇香曰段氏於說文紺帛深靑而揚赤色也注曰揚當作陽陽猶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靑而含赤色也案

此謂今之天青亦謂之紅青許言陽劉言合其意一也以纁入淺青而赤見於表是爲紺賈氏攷工疏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淺青則爲紺入黑乃爲緅矣段氏又於說文纔帛雀頭色也注曰纔即緅也攷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依鄭則爵緅纔三字一也三字雙聲式三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攷工記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君禮注四入爲朱六入爲元俱不言紺之色段意以爾雅是先染絳色之法再

入淡青則爲紺鍾氏言緅緇是加染黑色之淞故入黑則爲緅也孔子國注以紺爲齊服盛色則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則誤以緅爲縓近儒知孔注之誤而以紺緅爲閒色亦非然則其不以飾何也曰淡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其不以紺緅者非純繢純青純素之禮也劉楚楨曰集解孔曰一入爲緅鍾氏言五入爲緅無一入爲緅之文錢氏大昕謂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

縓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縓冠又記有縓綼則縓爲喪飾說文縓赤黃也廣雅縓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以紺爲齊服禮經明文玉藻云齊則爵韠爵卽緅或孔以緅紺色近得比同之也

又曰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旣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

黃薇香曰金畏於火故以白入於赤南方閒色之紅

也火畏於水故以赤入於黑北方閒色之紫也楚辭
招魂注紅赤白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爾
雅一染謂之縓郭注今之紅也廣雅縓謂之紅說文
紅帛赤白色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是也紫
則渾似朱之色故夫子惡其亂朱也玉藻孔疏五方
閒色綠紅碧紫駵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
木克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火
克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金克
木故碧色白青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水克火
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閒土克水
故駵黃之色黃黑也此統僻五方之閒色極分明
金誠齋曰此二句皆淡衣之制曲禮云父母存冠衣

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繢與青所謂采也未有純以紺緅者也朝祭之服皆無飾惟深衣有之深衣連衣裳皆有緣緣廣寸半不但領袖也深衣為大夫士褻居之服故謂之褻服觀下褻裘可見王注云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此說是也江慎修以為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誤矣君子不以紅紫為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為之者紅紫包藍必服於外若袒服何貴於紅紫乎深衣之類有絅有褶有袍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禪為絅帛為褶鄭注繭袍衣之有著之異名也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深衣以白布為之詩所謂麻衣如雪是也末世尚紅紫然

不敬以為朝祭之服惟褻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故雖褻服亦不用也時人尚紅紫亦尚紺緅紺緅皆赤黑間色紫之類也紺緅赤少黑多緅又黑於紺紫赤多黑少其色最艷故能奪朱而與紅並列也時人或以紅紫為褻衣因以紺緅為飾卽以白布為褻衣亦或以紺緅為飾皆非先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為也又曰君子不服紅紫王制但謂其不正然則不服紅紫但當主間色不正說矣間色有二一為五行相生間色一為五行相克間色相克間色古人雖不用相生間色惟用青黑黃赤二色既取其相生又賢其象天地也天色青黑古人象之為元為綦為黝地色黃赤古人象之為纁為縕為緅皆以為正服今人但知

間色不用未知古人制作之精意也

江慎修曰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辠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金誠齋曰孔注云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曲禮云袗絺綌不入公門鄭注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案漢儒說皆

以褻衣爲在絺綌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安皇疏本無之字孔鄭本亦當如是今本之字葢衍文也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二句連文皆惡其褻褻外當加上衣與絺綌外當加上衣正同又可與此經相證明

用謂謹案據或問朱子謂如從舊說於出之二字文義未合故易之若據皇本無之字則仍以舊說爲長

又曰褻衣有二聘禮疏云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是褻衣凡兩重然此乃朝祭之服若便服出門不加上服則絺綌外止有淡衣猶朝祭服之中衣也在家絺綌上可不加褻衣則

絺綌亦爲褻衣之制上二句皆言褻衣故以類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黃薇香曰此言衣裘色稱之得宜也緇衣羔裘夫子元冕服元冠服之用裘如此知元冕服之用緇者六冕之下者爲元冕元冕無章其服元端無章王以祭羣小祀以齊居以卒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齊居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齊居夫子爲魯大夫用元冕服色宜緇周官六冕之制冕延皆覆以緇布板其上服皆緇衣纁裳故其裘羔也知元冠之用緇者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鄭君謂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餘則與士同元冠疏家謂少牢是上大夫禮祭用元冠朝服然則大夫

之私祭用元冠而緇衣羔裘也羔裘豹裦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避君素衣麑裘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如此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素其裘用麑皮弁服之用天子以眡朝以聽郊報以食諸侯以聽朔以迎王之郊勞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聘賓卿大夫以朝朔日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敎皮弁祭菜郊特牲蜡之日皮弁素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禮言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麑裘裘旣異於狐白則純麑不必異裦飾黃

衣狐裘據鄭君禮注旣大蜡而臘先祖五祀之服是禮服之一也

又曰裘外之衣曰裼衣裼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襲裼衣謂之襲露裼衣謂之裼皇疏謂衣裘之裘必隨上衣之色是緇衣素衣黃衣謂禮服也邢氏以裼衣言之二說自可通也凡經中多裼襲連言之襲亞於裼禮之最盛者其所服之裘必隨禮服之色裼衣可知也經中又有專言裼者禮之次不用禮服有裼襲亦裼衣隨裘之色也此經統言禮之盛之次也若禮孔疏謂裼衣外有襲衣有禮服說不可從或據皇氏此疏謂裘外並襲裼衣核以鄭君禮注尤失之

夏心伯曰黃衣狐裘孔氏詩正義以爲章弁之服非

也韋弁染韎爲之其色似絳偏檢經傳惟有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者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邢疏本鄭氏之義而推闡之以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爲大蜡之服以黃冠而祭息田夫謂旣蜡臘先祖五祀之服可謂的塙不易矣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是黃衣狐裘與上緇衣朝服素衣視朔服皆孔子實事非泛記禮服若韋弁屬兵事孔子仕魯未嘗與鄰國交戰夾谷乃衣裳之會何韋弁之有哉

褻裘長短右袂

江愼修曰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褻衣褻衣卽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

劉楚楨曰說文袂褎也褎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褻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褻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

胡氏紹勳曰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

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辭不分ナ又卽以又部ナ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卽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褻稍短或以褻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炘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褻也褻裘卽褻衣之褻短右袂對長中繼袂尺與禮服之褻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褻矣深衣則緣而

已然後知古人之裦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裂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裦頭也惟淡衣有緣無裦若今人之齊裦袍故褻裘亦無裦其制較有裦之裂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淡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緣情測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劉楚楨曰寢衣衣鄭注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𧝵衣服注𧝵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

鄭解褻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禪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袗衣皆是鄭以衣被通偁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曰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攷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

身又半之長也

黄薇香曰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衣及膝也人之服半於身寢衣所覆及膝冬藉以溫當暑以蔽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

狐貉之厚以居

馮厚齋曰豳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欲溫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許白雲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衡牙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玉藻又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陳心叔曰釋名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君子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去喪則無所不佩詩云襍佩是也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故非僻之心無自

人也

宋瓜圖綿初曰佩玉之式大戴禮保傅篇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飾其閒琚瑀以䋽之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衡在中牙在旁玭珠納於衡璜衡牙之閒總曰玭珠赤者爲琚白者爲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晉語韋昭注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楚語楚之白珩注佩上之橫者珩禮通作衡詩傳䋽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有女同車佩玉瓊琚本瓜詩傳琚佩玉名琚瓊琚也說文琚石之似玉者女曰雞鳴疏說文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有女同車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案大戴禮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此言玉也玭珠以納

其間此言珠也又言琚瑀以襍之攷鄭風曰佩玉瓊琚證以毛傳說文琚瑀亦玉也珠玉相襍故曰襍佩

非帷裳必殺之

劉楚楨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襞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襞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襞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為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江愼修曰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衺殺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

又曰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旣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邊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

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但辟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劉楚楨曰鄭注云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俯元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繒爲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

小斂袒括髮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旣變之後雖着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禮記襍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

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緦衰疑衰是也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元冠卽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攷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旣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旣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荅它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與檀弓正可互證蓋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

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荅子游之問
正以舊禮本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褻禮也始死弔
服用淡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
安故也
輔漢卿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夏心伯曰周禮太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
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
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
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
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
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賈逵

左傳八季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此履端於始尤其為善之初先王以善勵人之意蓋如此

曹寅谷曰朝服當即禮所謂元端服賈疏朝服亦名端鄭氏論語注謂端諸侯視朝之服是也古衣與冠相配禮傳元冠朝服而衣不言色者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疑元為六入元即緇色之小別明乎朝服之為緇布衣也鄉黨書吉月之朝於羔裘元冠不以弔之下凶主素吉主元其即吾子之所謂朝服者是也

宋臧園曰端服即朝服也其衣正幅故謂之端以其

爲諸侯以下視朝之服故謂之朝服冠委貌而衣端服故曰端委其服緇衣而素裳也其帶緇其韠素諸侯以爲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爲擯相之服士冠禮主人朝服及論語所記之朝服皆此服也

金誠齋曰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即服皮弁而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此爲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焉

李恕谷曰魯自文公六年以閏月不告朔十六年以疾不視朔至襄公十一年三桓三分公室昭公五年又四分公室魯君不惟怠於告朔聽朔抑且守府而無政可聽勢且君臣廢禮朔日君不視朝臣不往朝比比然矣夫子則不論君視朝與否至月之朔必朝服而朝尊典禮正君臣也

江慎修曰告朔之後當視朔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

胡雲峰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以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王船山曰衣裳以飾躬非但適體而已也體以之適因摽取乎矯世而違寒暄之度而由其有衣裳也拱揖以莊焉步趨以整焉目視其色而情以宜焉身習其文而志以靈焉爲人所瞻視而不蕩天下之耳目以即於淫焉則上以順天時下以定民志處朝廟之上行吉凶之儀修紘誦之事皆以輔人之志氣而納之於清明節制之中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男女之所自別君子野人之所自辨故聖人愼之而可以爲天下萬世法

齊必有明衣布

劉楚楨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卽汗襗襦袴之屬因

其潔清故俌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俌士喪禮明衣
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
宋臥園曰凡齊祭皆先著明衣此獨言齊者祭必先
齊言齊必有明衣則祭可知也時人或於齊時用常
服之袍襗故言必有以示忪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金誠齋曰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
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不御內
不聽樂居必遷於外寢服必明衣元端皆所以致其
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
論語云齊必變食也莊子人間世云齊者不飲酒不
茹葷（葷謂葱韭薤蒜之屬）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

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
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之肉三牲牛羊豕也氣味亦濁
故並戒之自王莽篡易周官經文謂王齊日三舉邢
昺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文近朱
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學者或
之案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勿及也齊與喪並舉其
不得飲酒食肉可知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
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
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
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
食肉特加厚於平時安得謂之變乎朱竹垞謂王日
食一大牢遇朔當兩大牢齊則加至三大牢此沿舊

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惟朔日則大牢若日一大牢亦已侈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爲一月之首其牲體宜加於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別是一義何必加於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餕餘故三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爲饌何必大牢乎至於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於經無據惟周語云王卽齊宮淳濯饗醴韋注謂王飲醴酒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一宿而成非酒也況周語所言是耕耤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曹寅谷曰王齊日三舉潛溪鄧氏曰文誤也蓋不舉也明齋王氏亦謂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則不舉與下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

則不舉類相從郝仲輿謂齊則宜減嗜慾薄滋味清淨淡泊以通元瀞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為變食何其倒行也惟五不舉庶幾先王之遺爾變食自宜以集注為允不必主鄭司農說

金誠齋曰孔注云易常處不言所居之地范甯云遷居齊室亦不言齊室在何處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則祭祀齊戒亦居外寢可知大夫有二寢一正寢一小寢正寢在外故曰外寢國語云王即齊宮謂路寢也皇疏云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不知路寢門外無可居之地也此誤解祭義而云然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外謂堂內謂室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漢書云家有一堂

二內皆謂內爲室也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云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夫疾必居於室致齊與疾同晝夜居內是內爲室明矣喪憂居於中門外故夜居外則弔之此外與祭義同不是散齊不居門外外之爲堂明矣散齊猶得接賓故夜寢雖在室而晝則或居於堂故曰散齊於外致齊不接賓客晝則恆居室中故曰致齊於內也總之散齊致齊皆在正寢所謂居必遷坐也

輔漢卿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息慮已哉

王守泰曰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而遷之與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盡時不致其精

明也

萬忠文尚烈曰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絜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心志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愼齊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江愼修曰大雅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說文以糲米

一斛舂九斗曰鑿舂八斗曰糳與此異

黃薇香曰少儀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又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則膾之肉用牛羊麕雞兔魚細切之也鄭君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鄭君於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說文牒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

焦廣期曰食不猒精膾不猒細謂愈精則愈善不猒其精也愈細則愈佳不猒其細也聖人如是其絕不異人處正是所以爲聖處非謂不求精細但不猒棄之而已注以是爲善是解不猒之意非謂必欲如是

乃言聖人之不猒與世之求精於味者貌同而心異

任翼聖曰飲食之道原以養生豈有不欲其養人而欲其害人者以是爲善自是天理人情之正但必欲如是則過天理界限落人欲坎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劉楚楨曰爾雅釋器饐謂之餲郭注飯饖臭說文饐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饐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饐與餲爲淺深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釋文餒本又作餧史記世家作餧爾雅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

說文餒下一曰魚敗曰餒廣雅釋詁餒敗也釋器餒臭也義訓並同

又曰方言飪孰也徐揚之間曰飪說文飪大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孰之節爾雅摶者謂之糷米者謂之糪郭注糷飯相著糪飯中有腥腥與胜同即生字說文胜不孰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孰有不孰不孰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孰者亦謂糜爛半腥半孰者謂之爓祭禮腥汯上古爓汯中古孰之爲腍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孰也

王船山曰夫精與細則所必食矣然不必精細而亦未嘗不食也若夫爲之者不誠奉之者不敬而食之

也有損則必御而不食以食則饐之失宜而傷於溼或宿之已久而味爲變以腍則臭腐而中餒肉腐而外敗凡食與膾雖未至於壞而色已失其故臭已非其常卽或新而非陳然而宜飪者不飪不宜糜爛者而糜爛此何爲陳於君子之前哉其爲可惡也其陋可鄙也而蘊釀不鮮之氣以增濁氣於中者尤不可嘗試也不食之矣禽有時而獻焉穀有時而登焉瓜果蔬茹有時而采焉非其時而有之或天氣之變也或鬱蓄彊畜而成也氣不正而味亦非矣傷太和而助菲沴不食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朱子語類燾錄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

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且如不得其醬不食此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食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黃薇香曰皇邢二疏說異皇疏爲集注所本少牢禮牢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没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賈疏引此經證之正與皇說合邢疏則以豚解體解言也秦氏通攷曰豚解者解牲爲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謂之胉肱者肩臑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至四蹄則以其踐蹈穢惡而棄之蓋髀肩胉各兩通一脊爲七體此豚解之制也體解者即豚解之七體而析解之爲

二十一析脊骨爲三𦙶正脊中脡脊後橫脊也脅骨三𦙶代脅中長脅後短脅合左右兩脅爲六也肱骨三上爲肩中爲臂下爲臑合左右兩肱爲六也股骨三上爲髀中爲肫下爲胳合左右兩股爲六也至正脊之𦙶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膉胳之下後足之末近蹄者謂之觳膉一而觳兩皆不在正體之數據秦氏說豚解則四蹄爲不正凡七體皆正也體解則析爲二十四一膉兩觳亦不在正體之數凡二十一體皆正也少牢饋食禮之升臧於俎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而不升凡十九體爲正也

江愼修曰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者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案此祭饗之割自

當有沿此所記謂常食之制也

又曰醬者醢醓之總名醓之物有七醢醓當是家內仕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有蚳兔鴈水產之物有蝸蠃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醓爲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魚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聖人當不苟求至此卽配食之醬亦不必盡如內則如當用醢而設醓當用醓而設醢亦是不得其醬不得或是家中偶乏之或進食時忘

故皆子婦之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家人自知之後
皆當藏之以待之食時亦不至怠設矣
焦廣期曰自饐餲餒敗已下至割不正不得其醬乃
是由不可食漸次及其殷輕者而聖人亦所不謹如
戒律之有麤細也然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它人亟
意食味過有憎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饕餮而
亟擇者其爲心害豈不更甚乎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朱子論語或問問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說曰程子之
言雖非聖人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若解此文則
唯連上文而言蓋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
過醉耳胡氏說得之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

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沽酒市脯不食

劉楚楨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一宿之酒卽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賣也酤爲買賣通偁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

之世酒酤在官和旨僾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酤本字沽水名假借字說文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薄析曰脯肉則牛脩肉脯田豕脯麋脯麕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

陸稼書引金氏曰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徒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爲徇口腹之欲而必沽之市之乎蓋以義理防嗜慾也

不撤薑食

王船山曰言撤則必旣設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

必宅有所撤而此不撤也案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退可也注云葷辛物薑亦辛物也則此言薑居講說而卽席以食者食已飯羹醢胾之設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留倦則食之以卻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夜倦欲食辛而更索之

姚愓抱曰古者有庋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撤於造脯醢葷菜則不撤庋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撤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以爲葱韭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淸則所庋蓋而已

不多食

輔漢卿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太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用語謹案集注食可而止從古注不過飽之說也閻百詩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不應此獨泛及姚惜抱曰薑雖常服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文屬上句可備一解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劉楚楨曰禮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

助君祭也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膰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孰曰膰說文鐇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今或作燔作膰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脤膰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脤膰故江氏永以膰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

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凡殺牲皆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日賓尸本日遑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以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須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苺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

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為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
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劉楚楨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
言言己事為人說為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
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為其不敬明當食寢非
言語時也
王船山曰食以養性寢以息神君子之頤生而善乎
己也二者皆靜幾也當靜而動非其時矣故食對人
而有酬荅寢獨處而或有命令人情所不免而夫子
不然其儀一而其氣亦寍也
任翼聖曰聖人存心不宅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宅

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登降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亦自不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劉楚楨曰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煑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鉶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愼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糝糝卽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堇荁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

王船山曰食之有祭不忘其始雖疏食菜羹而必祭禮也而夫子見食道之重則俄頃之祭卽盡俄頃之

誠內而齊一其心外而致謹其容如大祭之齊者然不以是為常事而忽之也聖人之敬隨用而隨給而其重於食也亦至矣哉

王已山曰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之末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所為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道蓋莫先於此

任翼聖曰聖人所食所飲所祭若條辨之槩幅不盡而亦不見聖人之節惟以不猒不食不勝不亂不撤不宿等形容之而聖人養生養德之道備矣

王船山曰衣服飲食二節亦須自聖人之德愈細愈密愈近愈實上尋取方有入處朱子天理人欲之說

但於已然上見聖德而未於當然處見聖功此須徹
根徹底見聖人正衣服愼飲食一段靜存動察極密
極實之功所謂致中和者卽此便在方於作聖之功
得門而入蓋不正之服食始以不正之心失其本然
之節衣之食之此內不能制外也迨其衣不正之衣
而心隨以蕩食不正之食而性隨以遷此外不能養
內也且如今人衣紅紫綺麗之服此心便隨靡靡搖
搖去衣葛而褻所表出此心便栩栩軒軒去卽此推
之凡服之不衷者皆足以生人驕奢僭忒之心服之
不盛者皆足以生人苟且猥下之心況於食之於人
乃以生氣氣淸則理晰氣濁則理隱氣充則義立氣
餒則義喪諸能使氣濁而不充者豈但傷生抑以戕

性矣聖人敬其身以建中和之極故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和養其氣而禮樂亦報焉交相成也故天子齊則食玉以交於明神行以佩玉爲節在車以和鸞爲節則志不慆而忠信篤敬乃常在目然則一服之失宜一食之不當於聖人氣體中便有三辰失軌山崩川竭之意學者未能從事於此不敬儼若思之功使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則不足以見之爾夫子之容色言動施之於上下親疏而中其等者以吾心之宜制事也飲食衣服必期於正而遠其鹵莽者以事物之宜養心也內外交相養而此有忒者聖功也內外得所養而自不忒者聖德也故慶源以爲聖學之正傳其旨微矣

席不正不坐

焦虞期曰許叔重云席不正不坐制不正不食不飲盜泉積正也衆積正猶孟子言集義賢人勉力聖人從心共合小爲大一也

黃薇香曰謝說以位之不正言是兼從坐禮坐言也不坐者俟正之也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雖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異席而相繼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記以四人可同一席者從坐之位也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故遠近

閒三席爲席閒函丈記云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亦徙坐之法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徙坐也記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爲徙坐則順尊者所安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所鄉聽於尊者而席端有一定之法亦徙坐所宜正也禮坐之席莫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賓必南鄉者席在牖閒而南鄉也曰坐介於西南又曰介必東鄉者席在西階上而東鄉也曰主人坐於東南又曰主人坐於東方者席在阼階上而西鄉也曰坐僎於東北者僎席在房戶之閒而南面也徙坐禮坐之文甚詳今舉其略如此

席之同異席之遠近席之所鄉席之端末席之坐處皆所宜正邢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禮數之多寡葉少蘊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而正皆備參攷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方氏觀旭曰鄉人飲酒案禮鄉飲酒義正義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此論語鄉人飲酒當何屬乎盍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周官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皆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

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旣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

劉兆穀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准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譙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屛卻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玉裁曰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旨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郊特牲鄉人裼注云裼彊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彊

鬼也禓或為獻或為儺任大椿曰禓自為殭鬼之名儺自為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禓故卽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蓋驅逐殭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殭鬼卽疫鬼不必分為二言鬼名則曰禓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叚鬼名以為祭名則亦曰禓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儺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偏四時者總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殭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王船山曰以君子而與鄉人處非易易也非子之以

近情則褻以導其和而非示之以節而不與同流則
褻以亻乞其肅觀於聖人而得其妙用焉鄉人之有飲
酒與儺則先王以一張一弛而爲近情之事以和之
者也然此二者之必至於狎亂而若狂先王亦褻以
禁之乃夫子於鄉人之飲酒則惟修敬長之禮視杖
者以爲度杖者未出而不出褻妨於同樂而吾以敬
老故留也杖者出而斯出不與子弟同其狎則自此
以後皆付之不見不聞鄉人之情得而君子之威亦
全矣於儺也則示以國典之當敬朝服以自飾其容
立於阼階以示神人之有主則儺者雖有擾褻狎戲
之爲而懍然於國家之大典以有所憚於君子之莊
而不至於亂夫然則鄉人謂我以賢智臨之而不合

於俗不可也謂君子之可與俗諧而悪忌憚之情形不妨令君子之見之而抑不能也旣以自處者盡善而移風易俗之妙用亦在焉嗚呼不可及已

陸稼書曰聖人於古之禮不可行者則不行可也旣行之矣必不視爲故事而苟且爲之於人之行禮於我者不可受則不受之可也旣受之矣必不視爲等閒而倨傲待之此不特鄉人儺爲然

焦廣期曰聖人於先王之禮不論大小總悪一毫輕忽之念子貢欲去羊則曰我愛其禮鄉人儺則朝服而臨之卽此亦可見聖人之心　儺近於戲夫子不見其爲戲非明知其近戲而以古禮故不敢不敬也以是求聖人之心其庶幾乎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劉楚楨曰說文問訊也己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是也此問人於它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己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己使卑於君君受命旣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巽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

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

胡雲峰曰此再拜於使者宅邦之人不見也夫子之敬每致嚴於人所不見之時故使人於宅邦雖其人之不見亦如見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劉楚楨曰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

胡雲峰曰問人於宅邦其人不見而敬之如親見敬

也誠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敬也不敢嘗而直告之
亦誠也與人交而敬人或可勉敬而誠惟夫子能之
任翼聖曰吳氏云古者賜之車馬則乘以拜賜之衣
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藥未達不敢遽嘗
故拜而告之若徐而察焉可服則服不可服則不服
皆在其中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王船山曰夫馬有死者則皁人必以告而可毋待問
至於人之或傷與否雖必知之而怵惕之仁不能自
已唯貨利之心澹泊而不擾其寧靜惻隱之情肫摯
而毋所旁分故如此
任翼聖曰廄是馬所在故人一聞廄焚便急問馬夫

子御祇問人全在倉猝俄一啟口時見聖人心上自然之權度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邪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旣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旣升堂主人則跪正席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

補漢卿曰所賜旣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豪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夏心伯曰君前侍食之法散見於士相見禮玉藻論語諸篇侍食與禮食不同禮食則公食大夫禮是也侍食即與君燕食三經所記是也侍食又有客不客之分客之近於禮食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純是燕食有膳宰嘗食以是爲別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是王平常燕食必有膳夫嘗食也又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是與賓客禮食膳夫不嘗食也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疏云謂君與臣小小禮食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

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論語云君祭先飯以上
三經皆君賜食而客之之禮也凡君賜食臣皆不祭
客之則有祭洽然必君命之祭然後祭士相見論語
不言者文不具也君祭先飯徧嘗膳者謂趣膳宰嘗
膳則臣先嘗之往所謂示爲君嘗食也先飯者飯黍
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飯
俟君之食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
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此食亦
謂黍稷不及庶羞也是皆君客之之禮也士相見又
云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又云若有
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疏云此謂得賜食而非君
客者以上二經皆君不客之之禮也君不客則有膳
也

宰嘗食故已不嘗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賜食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即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但食黍稷畢即飲而俟也玉藻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庶羞矣又云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必合攷之而君賜食之禮始全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毛西河曰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

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

劉楚楨曰禮言寢恆東首則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為老者之寢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旣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為正也拖釋文作拕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按勘記石經拖作拕案拖拕一字本字作拕故漢書龔勝傳作拕紳說文拕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拕三加之也

皇疏云孔子旣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
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紮拖紳謂引
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
輔漢卿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
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
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王宇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
而走禮也詩云顚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字最
活彛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繼召則徒行乃更爲
禮而至於顚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逐敬而移因心而
制豈有常乎

玉巳山曰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祇就君前飲食起居進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任翼聖曰此所以記事君之禮皆非朝常大事但於此等細小處進不極其敬則其大者更可知矣

入太廟每事問

劉楚楨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劉楚楨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

此則𣻏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
鄭志問朋友死𣻏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
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𣻏所歸故呼而殯之
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
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斂皆出自夫子
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
則但殯之於館也
焦廣期曰𣻏所歸曰於我殯不特仁之至亦見義之
盡蓋使其有所歸其人恩分不得辭而我乃代任其
事是使彼不得自盡而我之爲義乃所以爲非義也
故𣻏所歸則曰於我殯與好行其德者異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祇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豈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亦不可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卻是曲意徇物古人於此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又如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李岱雲沛霖曰人惟重財乃重車馬聖人祇見通財為朋友之當然喪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

王船山曰友道之喪也唯利傷之也友以義合而一

念計利則義遂隱而情亦衰在己之利則私之在人
則以利爲重唯聖人之心純乎義而無絲豪計利之
心故坦然以交於朋友而無疑　葢聖人大道爲公
不見利之爲己利而義與己同者尤不見有形骸之
隔故忘物我而以義相成者有如此
蔡虛齋曰朱子於此章曰朋友以義合曰朋友有通
財之義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戚
𢽾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爲殯也
何則祗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葢能以
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
處
寢不尸居不容

馮厚齋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辦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皆非養心之道

黃微香曰居坐也寢坐一類寢易懈云不尸明聖人不過肆也坐不容明聖人不過拘也客今本作容釋文作居不客云本或作容唐石經亦作客段懋堂曰居不客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蔡虛齋曰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習也褻謂褻見謂見其人非公所禮法之場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是改舊容有驚哀之

意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冕者尊有爵瞽者矜不成人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劉楚楨曰江氏永圖攷式是揉本作三曲之形在犇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附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犇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禮所謂撫式是也

黃薇香曰版注云圖籍中之者謂兼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然朱子注專言重民數爲是葉氏禮經會元曰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士掌之小司徒稽人民之數

閭師掌人民之數縣師辨人民之數皆掌民數之官也又曰小司寇三年大比登民數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及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係焉王治之廢與係焉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於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與祖廟寶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物其慶恤斯民之意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藏民數足見重民之意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劉茝楨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

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
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
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
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
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
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
周理吏曰孔注敬主人之親饋朱注敬主人之禮案
禮卽主人親饋之禮蓋饌不爲己設則主人不親饋
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是也此
盛饌爲己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
指盛饌爲禮仍是以其饌矣
迅雷風烈必變

王船山曰天之風霆雖恆也而雷之方作卽迅發雷聲風之方起而漸嚮猛烈則神爲之悚氣爲之莊蓋燥氣之發爲天地之動幾必愼以承之而恐人物之有罹其不測者故爲之不寧也

孫夏峰曰此記容貌之變見聖人無一息不與天命相通無一息不與民命相關無一息不與天下之榮瘁吉凶相周徹故因不尸不容轉出許多必變記者直是有心

升車必正立執綏

劉甕楨曰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

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僕君之升一是副綏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靶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為安也

王宇泰曰立以執綏者人所同而正立以執綏者則夫子所獨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

江慎修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綏正立於車下而挽之以升也既在車中則無所用綏矣曲禮少儀皆無車上執綏之文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此說非是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朱子論語或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者為惑人

心也聖人則非必爲其戒人心而戒之也楊氏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得之矣

陳定宇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金誠齋曰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案曲禮云立視五嶲鄭注云立平視也嶲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謂輪高六尺六寸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此以徑一周三算然徑一則周三有奇孔疏所言非密率也）五規爲九丈九尺據此豈得謂前視不過衡軛乎邢疏以爲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不過衡軛此曲說也且內顧爲迴視不得以前視言朱注止引顧不過轂得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王船山曰爾雅言鷂鵙醜其飛翪謂竦翅上下一收一張也鳶鳥醜其飛翔謂運翅迴翔也鷹隼醜其飛翬謂布翅翬翬然疾也今觀雉之飛但忽然竦翅一直衝過隴間便落草中差可謂翪而何嘗有所謂運翅迴翔而後集者哉雌雉之在山梁夫子子路交至乎其側而猶不去則又豈色斯舉矣之謂新安云色舉翔集卽謂雉也亦不審之甚矣時哉云者非贊雉也以警雉也鳥之知時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今所人至乎其持而猶立乎山梁時已迫矣過此則成禽矣古偁雉爲耿介之禽守死不移知常而不知變故

夫子以翔鳥之義警之徙然介立而不知幾難乎免矣人之拱己而始三嗅以佗何其鈍也然此亦聖人觀物之一意而已非謂色舉翔集便可與聖人之時中同一佗用西山以孔子去魯衛伯夷就養文王比之則大悖矣

用詰議案集注於色斯舉矣言鳥而不言雉或問又謂胡氏以爲雉之飛也浚翔其止也下投雍翔集之狀是亦不以色舉翔集爲雌雉言矣雉不能色舉翔集則時哉警雉非贊雉可知此章朱子闕疑不强爲說後儒以時字解之孫夏峰曰夫子聖之時故記者以此終焉時止則止也山梁雌雉見非鳳儀之時

船山又云攷荀子禮論曰三臭之不食也史記引作三侑則侑臭古字葢通夫子歎鳥之舉止得時隱以譬君子之去留知幾葢夫子周流列國託於君及士大夫有所爲而言子路聞言即悟促爲夫子供張作食夫子喜子路之解己意爲之三侑成禮不待飽而與子路同去記者以此明夫子之可速則速而子路得與之也亦一義也

論語鄉黨第十 畢